



第一本社区支持农业的专著
带你打造自己的农场
陪你踏上农业复兴运动的新浪潮

分享收获

社区支持农业指导手册

修订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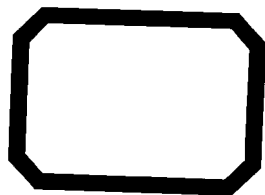
伊丽莎白·亨德森 (Elizabeth Henderson) 著
罗宾·范·恩 (Robyn Van En) 著
石嫣 程存旺 译



Sharing The Harvest

A Citizen's Guide To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第一本社区支持农业的专著
带你打造自己的农场
陪你踏上农业复兴运动的新浪潮



分享收获

修订版

社区支持农业指导手册

伊丽莎白·亨德森 (Elizabeth Henderson) 著
罗宾·范·恩 (Robyn Van En) 著
石嫣 程存旺 译

Sharing the Harvest
A Guide to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分享收获：社区支持农业指导手册（修订版）/亨德森等著；石嫣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300-13249-5

I. ①分… II. ①亨… ②石… III. ①农业经济-经济模式-美国 IV. ①F3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7713 号

分享收获：社区支持农业指导手册（修订版）

伊丽莎白·亨德森 著

罗宾·范·恩

石 嫣 译

程存旺

Fenxiang Shouhuo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张 22.5 插页 1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77 000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编辑手记

社区支持农业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简称 CSA), 是中国读者还很陌生的领域。记得我刚开始接触这个概念时, 脑中鱼贯而出好几个问号: “社区”, 意指居民社区么? 这种“农业”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社区如何支持农业? 这种支持, 是居民自发形成的还是政府介入产生的?

在为以上问题找到答案后, 我才发现自己的疑惑太“小儿科”了, 解惑后也只能达到管中窥豹的效果。因为, CSA 中的“社区”不是单纯地理意义上的居民社区, 而是一种社会学概念上的社区, 它既容纳了地缘相近的个体, 也吸纳政府组织和各式各样的民间团体。CSA 中的“农业”, 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农经济, 也非工业化的大型农业生产。CSA, 是一种蕴涵了人文关怀的新型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 是一群有着相近价值观和理想的人, 为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农业的复兴以及土地的未来而共同努力的结果。CSA 的核心在于重新建立人们与土地、与农业生产之间自然和谐的关系。任何个体与组织, 都可以自发自愿地开展 CSA, 而政府有意识地介入, 也可有效推动 CSA 的发展。

最基本、最常见的 CSA 模式是: 在一定区域范围内, 消费者成员和农民提前签订合约, 为来年的食物预先付费。成员与农民一起承担低收成的风险, 共享丰厚收获的回报, 农民会为成员提供最安全、新鲜、有机的食物。生产过程中, 成员与农民之间存在大量的直接互动, 比如: 农民可以要求成员加入劳动、参与配送, 农场可以举办有关食物、烹饪、健康、教育以及信仰等方面的工作坊, 成员可以组成一个核心小组来监督、推动本区域 CSA 农场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 CSA 模式并非统一和固定的, 实践者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各种调整和创新。

深入了解之后, 会发现 CSA 是一片让人充满迷人想象的希望“田野”。对于有着浓重田园情结的我来说, 我希望 CSA 能够出现在任何一个城市与乡村。因为:

这种生产方式, 是对每一位农民的最好回报, 让他们不会为天灾虫祸担心, 更重要的是, 不会在庞大的工业化生产和全球贸易的冲击下败下阵来。农民们可以精心地耕耘自己的土壤, 生产出美味而让人放心的食物。

这种生产方式, 可以给每一位消费者带来最佳的满足与呵护, 不用担心地沟油、三聚氰胺、塑化剂、苏丹红……侵入你的食物, 不用担心各种化学

制剂或添加剂超标，消费者完全可以知道自己吃的食物是从哪里长出来的，是由谁负责种植和运送的。更棒的是，人们总是可以吃到原汁原味最新鲜的食物，城市居民不用再为那些苍白无味的超市食物摇头叹气。

在 CSA 里，生产者和消费者是紧密结合和频繁互动的，他们能够彼此相识，可以一起劳作和收获食物，无论他们签订了怎样的书面合约，他们之间其实都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契约（一种相互关心、帮助，为彼此提供所需的契约）。

有人问过我，你所说的 CSA 是否太理想化了？这点，我不否认。尤其对于生产力不足、食物紧缺的地区来说，精耕细作的 CSA 方式，也许为时过早。《分享收获》一书里也描述了许多理想主义者的失败经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领域积聚了许多具有很强的哲学思辨能力的人，他们正在为理想不断地尝试和努力着。CSA 中最吸引我的，也是我认为最具有生命力的地方，便是它对人的身心、植物、动物、土地，以及大自然的一种人文式的终极关怀。《分享收获》中描写的场景以及传达出来的气息，很有中国山水画的意境，与东方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思维相契合。而 CSA 将东方哲学中很多不可言的东西，以具体的生产和经济行为表现了出来。世界，在经过两百多年的工业革命之后；中国，在经过 30 多年经济的快速增长之后，特别需要具有 CSA 理念的生活方式与经济实践。

《分享收获》是国内首次引进的有关美国 CSA 的专著，里面有系统、理性的梳理，充满了大量感性而丰富的实例。初识 CSA 者读完这本书，心中的各种疑惑会豁然开朗；CSA 的实践者，则能在大量的农场范例和故事中获得种种思考与启发。而本书的译者——石嫣和程存旺夫妇，是国内 CSA 的杰出先行者，石嫣女士到美国深入研究了 CSA，此后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继续 CSA 的研究。两位译者在京郊创办的小毛驴市民农园，更是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关注，有力推动了 CSA 在中国的传播。今天，在小毛驴市民农园住着一群执著、实干的年轻人，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很多让人感动的东西：理想、勇敢、热情和未来。随着本书的出版，衷心祝愿他们，奔赴理想之路越来越开阔；衷心希望，中国 CSA 的未来，愈发明亮与美好。

译者序

“欲”字，无论在中国的语言中还是文化中都是贬义多于褒义，古人如此造字是有道理的。“欲”，左边一个谷，右边一个欠，意在告诫世人，放纵贪欲，寅吃卯粮，必将造成亏欠，甚至威胁粮食安全。而节制欲望对于一个家庭，抑或一个国家，都是风险最小、成本最低的手段。在以农立国的历史长河中，这个经验教训被反复验证，放之四海而皆准。

而今放眼全球，世界二八开，无论是发达程度排前 20% 的国家，还是后 80% 的国家，以农立国似乎都将成为历史。确实，人们已经厌倦二层小楼里的电灯电话，又在耸入云霄的楼堂馆所里打造天上人间。当然，也只有 20% 的人的日子才过得这么爽。很多人还住着二层小楼，楼是不太高，容易接地气，可是当人们下楼出门的时候却发现大地弥漫着晦气，污染与破坏随处可见。

在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转型中，哪个成功工业化的国家不是建立在对农业的剥夺之上？要么对本国，要么对外国。于是才有了今天全球范围内对农业的还债，出现了叫作社区支持农业的形式。这种模式仍然遵照先 20% 后 80% 的秩序在世界上铺开，尽管目前只是小众参与，但势若破竹。社区支持农业，谁支持谁？走出大楼脚踏实地的人才会明白，绝不是单向的城市反哺农村，而是互动的，农业给了我们干净的食物。

石嫣和我先后于 2006 和 2007 年进入温三农门下当学徒，彼此以师姐师弟相称，长幼分明，关系融洽。一次偶然机会，我们被温铁军老师引进生态农业的大门，从此开始关注农业污染、食品安全、社区支持农业等问题。牢骚太甚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学术界对生态农业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了，期刊文献汗牛充栋，再好的理念也要重在落实。因此，我于 2008 年休学，石嫣于 2008 年赴美国地生农场（Earthrise Farm）学习社区支持农业后返回，我们双双加入温老师门下的志愿者团队，创办了小毛驴市民农园。

小毛驴市民农园并非中国大陆最早践行社区支持农业的单位，之前已有四川成都安龙村，广西柳州爱农会，广州南岭会，杭州龙井草堂，北京的德润屋、天福园和绿牛农场等不同背景的主体在行动，但小毛驴极大推动了社区支持农业在中国的传播，创建伊始就形成了轰动的社会影响，短短两年时间，超过 120 家媒体正面报道，全球数万人前来参观。如今之势，诚如一位铁杆成员之言，小毛驴驮来大团结。从 2009 年到现在，在北京、福州、厦

门、上海、重庆、广州、珠海、佛山、青岛、大连、沈阳、杭州、昆山、湖州、南京、西安、成都、内蒙古、郑州、兰考等地，涌现出四五十家以社区支持农业为形式的有机农场，其中既有毁家纾难之士，也不乏意欲更上层楼之人，资本过剩年代，社区支持农业也是一种商业模式。政府对社区支持农业的态度也让我们喜上眉梢，北京市海淀区区政府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政府部门，勇敢地拿出宝地支持小毛驴创业；江苏武进县嘉泽镇已是长三角地区少有的空气质量极佳的地方，镇政府准备引进社区支持农业，让人们不仅能呼吸新鲜空气，还能放心地吃当地食物；贵阳市政府竟把发展社区支持农业写进法律；仙县遂昌要在原生态精品农业基础上做社区支持农业的文章；韶关这个粤北山区也做好了支持珠三角大社区的准备。

2009 年是小毛驴初创的第一年，小毛驴的单身男女青年们用飞扬的青春涤荡了筚路蓝缕的艰辛。一年的时光里，我们同吃同劳动，住在同一座四合院里，我和石嫣迈过了师姐师弟的门槛，挣脱了书斋的束缚，成为伴侣，平添了几分小毛驴带给我们的快乐。

社区支持农业的英文表达为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简写为 CSA，而我和石嫣名字的拼音首字母分别为 C、S，又都从事农业，于是我们俩的组合并上事业也就成了“CSA”，休学、留洋之前，谁曾想到会有今天的巧合？

谨以此书，感谢双方父母、各位老师，所有帮助小毛驴和翻译此书工作的人，也献给我们 CSA 般的爱情。

译者

2011 年 1 月

中文版序

我感到非常荣幸，我和罗宾·范·恩合著的这本关于社区支持农业的书——《分享收获》能够翻译成中文出版。对我来说，这感觉像是一个轮回，因为最早启示我并将我带到有机农业领域的正是金（F. H. King）的那本《四千年的农夫：中国、日本和朝鲜的永续农业》（*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 Korea and Japan*, 1911）。读那本书时，我沉醉于金所描述的这三个国家里辛勤耕作的农民以及他们使用的有机耕作技术。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刚开始耕作，种植的规模很小，一般不超过10英亩，仅仅是蔬菜、香草和花等一些简单的作物，大部分工作都是手工完成的，这在美国高度工业化、机械化和化学化的农耕体系中，显得有些疯狂。金的书让我感觉并不孤独，而且感觉自己与你们国家中的那些农民似乎有着某种亲缘关系。我希望这本书可以帮助你们与中国传统农耕重新建立联系，正是中国的传统农耕教会了其他国家什么是可持续的食品生产。

金教授是一位农业物理学家和土壤学家。在书中，他羡慕地描述着那些令人惊讶的技术和农民们不知疲倦的劳动。特别是，他关注了农民们如何制作堆肥，如何回收所有剩余物和废弃物，包括人类的排泄物，这些看似微小的举措使得中国的土地产出率远远超过美国的任何地方。金写道：“几乎每一寸土地都用于生产食物、燃料和织物的原材料。所有可以吃的东西都作为食物服务于人和家畜，所有可以吃或者穿的东西都被用作燃料。人体的排泄物、燃烧的残留物和其他没有用途的织物都被带回到田里；在此之前，他们会将这些废弃物根据天气情况封存起来，同时运用智慧，花一个月、三个月甚至六个月，耐心地将这些废弃物变成土壤和作物所需要的养分，并且这些养分正好处于植物吸收的最佳状态。”

《分享收获》以家庭有机农场为基础，关注社会组织如何重建人与土地的联系，以及这个过程的各种需求。这本书详细介绍了社区支持农业（CSA）在北美的情况，同时也列举了其他国家的案例。社区支持农业开始于最简单的理念，就是将从事非农职业的人群与某个特定的农场或一些关联的农场小组连接起来。与其他的市场销售方法不同，在CSA中，那些不从事农业的人同意与农民共担风险，这是最佳状态的互助经济。如果天气和其他条件理想，食物份额就会大一点；如果条件不好，成员虽然支付了相同的费用但收到的食物要少一点。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与农民变成共同的生产

者，并经常会到农场参加劳动或者负责配送。在美国，没有任何两个 CSA 是相同的，没有任何机构或者政府部门认证 CSA。每个 CSA 都自由地创造适合农民和非农民参与的组合形式。在《分享收获》中，我们尝试尽可能多地收集各种好点子，让更多愿意开始新的 CSA 的人们或者希望改善现有 CSA 的人相互学习。

25 年来，CSA 为保护美国的家庭农场做出了重大贡献。当然，这其中也有失败的，但是对许多农场来说，CSA 比其他的销售方式，如农夫集市或者商店零售，更能带来固定的、忠实的顾客和更加稳定的收入。与我的詹尼斯山谷有机 CSA 一样源远流长的农场已经成为当地受尊敬的机构，很多家庭加入这些农场 CSA 已经有 10 年甚至更长的历史。成员对农场的支持表现为数千小时的义务劳动，给农场维修仓库和配送点，购买设备甚至慷慨地捐赠土地。活跃的核心成员小组接受了诸如成员招募、推广、记账和网络维护的工作，并且将特殊的产品配送到需要的家庭，还有的人为那些低收入家庭筹款。这些支持将农民从琐事中解放出来，更多地关注耕作，并且通过实习生计划、农场参观和工作坊等平台给下一代农民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而通过经常在 CSA 简报中汇报农场故事来与成员们交流的方式，激励很多农民成为了有文采的作家。

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CSA 的增长速度缓慢但平稳，在新千年开始之前，北美的 CSA 达到了上千个。这些项目中的大多数都是很小的家庭农场，以有机或者生物动力的方法种植 3 英亩~5 英亩的蔬菜，在城市附近地区招募成员。这些农场平均拥有 30~50 个成员，并且一般都还有其他销售方式。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很多畅销书和电影的影响以及金融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本地食客运动的人数已经增长了 2~3 倍。我们每天都能听到与 CSA 有关的创新，很多地方出现了把农场、非营利机构、农夫集市以及工作地点结合在一起的新型 CSA。22 年前，我们的农场在该地区还是唯一的 CSA，当时有 29 个成员；但是今天，我们的成员数量已经增长到 300 个，并且新出现了 22 个 CSA，超过 3 000 个家庭融入了 CSA。

CSA 的规模不同，从只能供给 5~6 个家庭的菜园到可以提供数千个家庭的几百英亩的农场都有。我知道的最大的单体 CSA 是新泽西的哈尼布鲁克有机农场，他们在费城地区有 3 000 个份额。农民吉姆·金赛尔和他的妻子雪莉·杜达斯是组织者，大部分的生产工作是由墨西哥移民家庭完成的。在成员参与度上，詹尼斯山谷有机 CSA 和密苏里州的公平份额农场属于极端的例子，他们要求所有成员到农场工作或参与配送或帮助管理核心小组。

在长岛的奎尔山农场，所有的成员都要采摘自己家的蔬菜。

在 12 年中，纽约市的一个非营利组织——“仅是食品”（Just Food）组织了 100 个城市核心小组，并且将这些小组与其在 2~3 小时车程内能到达的农场相结合，共为 2 万个家庭提供服务。2011 年，他们期待这种中介服务能到达 125 个城市的 CSA。在加利福尼亚，生命能量社区农场在仓库里安装了太阳能板并且为城市孩子提供教育项目。在威斯康星州，佛蒙特山谷拥有一个最具创新性的方法来解决农场劳动力问题——他们招募了 50 个成员（在 950 个份额之外），这些成员同意每周工作 4 个小时，连续工作 20 周，帮助农场进行收获。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菲尔德农场邀请成员在节日或工作日来农场收获土豆和南瓜。一些 CSA 农场很小并且拥有很多手工劳动力，一些农场则高度机械化。饱腹农场是 4 个农民的合作农场，是美国历史最久的 CSA 之一，他们有 1 000 名成员，其中一些成员在农夫集市的摊位中领取份额。

多样化会员制以使更多的低收入家庭加入已经成为很多 CSA 的目标。我们在 1989 年启动詹尼斯山谷有机 CSA 时，就按比例收取费用。其他农场也尝试过按比例收费，例如纽约伊萨卡的西港农场。康涅狄格州格兰比的哈特福德食品系统 CSA，已经成为给低收入人群筹划提供 CSA 份额的领导者。这个农场按照常规份额的方式销售一半的产品，同时城市中的相关组织来筹款，用于支付那些负责配送食品的社会组织的一半的费用。例如一些仅是食品 CSA 纳入了贷款机制，核心小组从捐款人或者政府机构那里筹资，这样农民就可以提前收到全额的支付；之后，低收入成员一旦有能力，可以在整个季节中选择任意的时间付款，来补充这个基金。伊萨卡地区的 CSA 一直都在举办田野里的聚餐，为低收入人群加入 CSA 筹款。波士顿的食品项目在城市中或者富裕的郊区培训年轻人种植食物，其中的一些产品用作 CSA 的份额，另一些配送到食品救济场所或者为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开设的避难所。随着培训项目的进行，更多的 CSA 出现了。加利福尼亚的无家可归者菜园 CSA 向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提供培训和工资，而宾夕法尼亚州的红蚯蚓农场向那些智力发育有障碍的人提供就业和工作技巧培训，以便他们能够独立生活。

在美国，社区支持渔业也在迅速发展——开始于艾奥瓦州的 CSA 成员配送阿拉斯加的渔民的冷冻份额，之后很多使用可持续捕鱼方式的渔民小组在缅因州和马萨诸塞州销售鲜鱼份额。

2000 年，法国的农民丹尼斯和丹尼尔·威伦在美国了解到了 CSA，并将

他们的 CSA 命名为 AMAP (Association Pour le Maintien d'une Agriculture Paysanne), 然后将他们生产的所有东西都销售给成员。由于他们成功的示范和具有感染力的激情, AMAP 仅在 10 年间就横扫了整个国家, 现在法国有超过 1 000 个 AMAP。

我无法预测 CSA 在中国的发展。对于开始初步试验的农民或者大学小组来说, 这本书将提供很多可供借鉴的模式。在中国历史上的这个时刻, 当城市化的压力如此之大的时候, CSA 可能会成为保护农地的一种方式, 鼓励更多农田被生态化地利用, 同时赋予人们非常熟悉的“中国制造”一个新的内涵。如果更多的人像这本书的译者同时也是小毛驴 CSA 的创始人——石嫣和程存旺那样加入到 CSA 行列中的话, 那么, 中国精耕细作的传统将得到传承并发扬光大。CSA 模式, 一头连着生产者, 一头连着消费者, 双方共同努力, 凭借中国博大精深的农耕传统, 必将成为中国过度工业化、中毒渐深的食品体系的一剂解药。我希望来年听到石嫣和存旺传来 CSA 在中国发展的好消息。

伊丽莎白·亨德森

2011 年 1 月

序言

在美国，正在兴起一场规模逐渐扩大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承认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现实，那就是：我们为食品所付的钱大部分都落入运输、加工和营销公司囊中，这些食品虽然源于农场，但收益却不能归农民自己所有。实际上种植了食品的人却不能得到足够的收入以维生。因此，从缅因州到加利福尼亚州，一些社区志愿者组织起来支持农民，他们直接向种植者购买产品，绕过了超市、中间商和国际运输系统，以合理的价格得到了新鲜的、本地产的应季食物。这是一本关于社区居民购买本地农产品的书，这个系统就称作——社区支持农业（CSA）。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听到社区支持农业（CSA），你应该立刻先翻到第一章。在第一章你会发现为什么各种各样的农民和食客在加入这些组织，还可以了解他们寻找健康食品和经济保障的一些经历；如果你听说过 CSA，但却知之甚少，你则需要研究本书中消费者和生产者如何走到一起并建立起相互满意的，解决经济、社会 and 烹饪等多种不同需求的方案和模式；最后，如果你是一个 CSA 农场的活跃份额成员，你确实需要坐下来花一些时间阅读这本由非凡的农民伊丽莎白·亨德森和一位早期 CSA 运动中的伟大女性罗宾·范·恩共同完成的书。从她们那里，你会学到为了每个人的长期利益，如何解决你和你的份额成员在主流的市场方式之外努力寻找良好食物的过程中发生的问题。

当我去参加一个由众多纽约市 CSA 核心成员组成的会议时，我已经读完了这本书初版的三分之二（是的，在这样一个大都市的市中心，仍然有人直接从农民那里得到食物）。当我听到这些食物运动的先锋们在相互寻找解决不断出现的困境的出路时，我就在想，如果他们能有这本书就好了。在大标题中，如“启动”、“组织”、“食品”、“模式”，他们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针对每一个小问题的思路，如“如何选择农民”、“获取土地”、“农民的收益”、“启动费用”、“分配收获”、“地区网络”和“纳入低收入成员”等。

列出这些主题时，我意识到我在冒险将这本书变成听起来很无趣的 CSA 操作手册和入门指南。这的确是一本指南而且是有指导性的，但内容却远远超过了这两个方面，而且它一点都不枯燥。实际上，读这本书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虽然本书原作者早逝，但继续将本书编写成稿的这位女性也是一个

有魅力、有天赋的作家。当她听到别人精彩的演讲或者读到好书时，她能够结识这些好的演讲者和作者，引用他们很多精彩的句子，这些人中包括许多这个事业的参与者。

你将从这本书中学到很多。尽管对这本书中涵盖的大部分主题我都有所了解，但是当我阅读原稿时，还是会将其中的重要事实和精彩的引用做上标记，它们对我的启发很大。你会在这里找到很多建议来解决运行 CSA 过程中每一步遇到的问题，但你不会找到组织和维持 CSA 的唯一的指导方法，因为这场运动（或者作者）本身的目标就不是标准化。

但是，虽然在这本书中没有列出一一种唯一的方法，却有一个独立的目标，即：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这场保护农耕的战斗中去。作者在拼命地保存农民和农田，并希望更多的人了解他们如此做的重要性。“我努力的探索，”伊丽莎白·亨德森记录下了她对收集整理人们经验的研究心得，“如何通过吸引、进入、参与的方式，让尽可能多的人加入支持本地农耕的社区。”这一版展现了新的证据以证明人们的这些做法发挥了持久的作用。更进一步地，她描述了很多新的帮助本地农民生存的途径。

我拜访了罗宾·范·恩的早期 CSA 农场之后，遇到了另一个这场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说了一句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话。“社区支持农业，”他坚定地说：“是一种物物交换的关系。你在秋季之前付钱支持了一个本地农民，而下一年的夏天你会得到所有免费的产品。”随着 CSA 的不断发展，并不是所有的 CSA 农场都能够或者想要在收获季节之前收取费用，并且并不是所有的份额成员都能体会到这些产品是“免费”的。既然宽容和社区是目标，这本令人着迷的书很清晰地告诉我们，这些目标并不是轻易能够达到的。在一个标榜个人主义和自由选择的社会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定价。个人主义的樊篱很难破除，社区也不能自然而然就形成。

如果我们希望有源源不断的食物，那么，我们需要让农民维持生计；如果我们想维持农民的生计，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政策制定者都需要来学习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分享收获》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琼·戴伊·古索博士

琼·戴伊·古索博士，一个自耕农、作家，她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前退休员工，她曾经是“玛丽·斯沃茨·罗斯客座教授”（Mary Swartz Rose Professor），还是营

养教育项目的前任主席，并且每年秋天仍然在教书。

古索现在在哈得孙河西岸居住、写作并且种植有机蔬菜。她最近的一本书是基于她三十年自耕的经历而写成的，这本书的名字是《有机生活：城市郊区自耕农的自白》（*This Organic Life: Confessions of a Suburban Homesteader*）。

引言

无论你能做什么或者梦想做什么——开始做吧！勇敢精神是具有创意、能量和魔力的。现在就开始吧！

——歌德 (Goethe)

1983 年，结束了在华德福幼儿园教师的培训之后，我和我的小儿子戴维从北加利福尼亚搬到了马萨诸塞州，离开加州的红森林，开始体验新英格兰层林尽染的秋天和多雪的冬天。我们打算在这个地区待一年，找寻我们未来的方向，也找寻合适的房子。我想要找一处带有一小块土地的房子，作为永久的财产储备，并可以在土地上种一些花，就像我在加州上学时做的那样。在我们刚到达的一个月内，周边的环境激励我找到了这样一个地方，很偶然，也许是天意，我们来到了在艾格瑞蒙特南部村落中的印第安线条农场 (Indian Line Farm)。

印第安线条农场几乎在 200 年前就被命名，因为最初的荷兰定居者在一条假想的线内建造房屋，超过这条线就是印第安人的领地。据推测，约翰尼·阿普尔西德 (Johnny Appleseed) 就是从珠詹德路来，沿路种植了他的苹果树。“谢斯起义” (Shays' Rebellion) 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公平的税收导致的反抗，这次影响了宪法起草的起义，就发生在山的那边。

印第安线条农场是一个美丽的农场，一座古老的房子和一个巨大的挤奶房坐落在一块像桌子一样平坦的肥沃滩地上。顶层土壤下面是一层石灰岩，使土壤呈弱碱性。附近是一个碱性的泥沼地 (湿地)：一处罕见的受保护的栖息地，受到自然保护基金会 (Nature Conservancy) 的监管。这块土地的中部临着珠詹德山脉 (Jugend Mountains)，之前是一个印第安人的观察点，在州立公园脚下仍然保留着他们的长屋和其他旧的农场建筑物。越过山的另一端是阿巴拉契亚小径 (Appalachian Trail) 的一部分，就在第一个社区土地信托机构和 E. F. 舒马赫 (E. F. Schumacher) 图书馆背后，由此可到康涅狄格州。

我在加州长大，很多年来以种花卉和多年生草本作物为主。但是要在伯克希尔山 (Berkshire Hills) 开始经营一个 60 英亩的原来是奶牛场的农场，对于我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我到达这个地区后不久，我加入了“共同购买”俱乐部，我与 E. F.

舒马赫学会的苏珊·威特 (Susan Witt) 谈了一次话。我们讨论除了花以外我应该在来年春天种植什么, 毕竟我有一大片可以耕种的土地。

我发现大部分共同购买俱乐部的成员都有自己的夏季小花园, 但是却要去很远的农场或者超市购买冬季的蔬菜。为什么我不种植这些储藏作物呢? 在一个合作社会议上, 有人说他们愿意购买我种植的任何东西, 所以我也就相应地种植了。首先, 我种植了土豆、胡萝卜、洋葱、大蒜和冬瓜, 我的收入相当不错, 我的市场也一切就绪, 但是我仍然要承担所有的资本投入、所有的工作和所有的风险。

我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思考, 一般是在我锄草的时候, 我尝试着寻找一个更好的方式来使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尽义务。更好的方法是某种形式的合作社, 这种安排允许人们利用他们各自能力、特长、资源来获取所有人关心的共同利益。这种方式也同样可以使得生产食物的人离吃这个食物的人更近, 使食用者离土地更近。

在第二个种植季节的中期, 正当我考虑这个困惑时, 简·范德涂英 (Jan Vandertuin) 访问了农场, 他刚刚从瑞士回到新英格兰, 非常希望分享他与一对农民夫妇工作的经历。这些农民让他们的食客分摊他们农场年度生产的开销以交换每周产出的一部分。蔬菜、肉、奶产品都可以成为份额产品。在我们讨论了一小会儿之后, 简和我就都知道这是印第安线条农场要走的方向。

简·范德涂英、约翰·鲁特 (John Root)、耶利米 (Jr.) [伯克希尔山庄 (Berkshire Village) 的共同负责人, 伯克希尔山庄是一个残疾人居住的地方, 距离舒马赫学会一步之遥, 距离印第安线条农场大概一英里远] 和我开始了繁忙的组织工作。我们通过 1985 年秋季的“苹果项目” (Apple Project) 向周边的社区介绍“分担成本以分享收获”的概念。人们按照家庭规模将购买苹果份额的费用提前支付给农民。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同样加入了我们将提供的下一年春天的蔬菜份额计划。我们决心使这件事成为现实, 我们非常忙碌地向社区成员宣传, 让他们了解关于蔬菜份额的概念。同时我们也访谈了一些潜在的园丁和农民。从来没有人听说过要在第一粒种子播种之前提前为蔬菜缴费, 但是最终得到休·拉特克利夫 (Hugh Ratcliffe) 的支持, 终于在秋天开始破土, 为来年的种植做准备。我们其他人都继续执行那个苹果计划以及继续做社区宣传。

在 1985—1986 年的冬天, 我们每周都见面讨论和推进一些必要的方式和程序以完成我们的目标: 本地食品为本地人服务, 对于消费者来说

公平的价格和对于种植者来说公平的报酬。成员每一年承诺为他们的产品成本付款并且这种分担风险、分享收益的方式，是其与其他农业创新不同的地方。

我们没有轻率地采取任何行动。我们常常反复讨论和辩论必要的政策和步骤到深夜，包括这个项目的名字，这个名字应该可以传达它全部的意图和目的。我们最后决定采用“社区支持农业”，也可以变换顺序为“农业支持社区”（Agriculture Supported Communities），我们需要用最少的词表达我们的含义。CSA 到 ASC 是全部的内涵。我们感觉这个词很长而不适合简单地用到对话或者文本中，但是到今天，我都没有想出一个更好的方法来命名我们想表达的所有内涵。人们也尝试过用其他的代替词语——在加拿大被称为消费者分享农业（Consumer Shared Agriculture），并且我对“社区”这个词感觉到明显的不适，尤其当我在苏联尝试解释这个概念的时候。人们同样也觉得“支持”这个词有问题。请了解每一个词其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个人非常坚定地使用“农业”这个词而不称这个项目为“社区支持农场”，因为我不想排除在波士顿城市的角落里发生的相似的创新。我们不得不很快给它起一个名字，因为这个项目马上就要启动了。

为了让现有的和潜在的成员获得土地，我将我的菜园的一部分（将近五英亩）租给了 CSA，一个无固定组织形式的社团，租期三年，三年之后可以选择购买土地成为农业信托。

我们在 1986 年的春天提供了第一次份额的蔬菜。早期的成员在整个种植季节每周可以收到两次一购物袋的蔬菜，在冬季可以在一个月内获得两次在地下室储存的蔬菜。第一年的运作证明，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菜量都太多了。第二年，许多人找朋友或者邻居来取第二袋蔬菜，到第三年，我们把它削减到每周一袋。大一点的家庭、饭店或者市场会选择多倍的份额。

从第一季开始我们已经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作为建立 CSA 的核心组成员，我们学到了很多并且认识到有更多要学的。与一群相互尊重并能够最好地利用集体特长和资源的人一起工作，同时熟悉并且适应不同人的个性和安排并不简单。但是，这个理念逻辑性强又简单、实用，帮助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尽管我们有很多不同，但是我们创造了一个工作蓝本和可复制的 CSA 模型。四年后，我们分开了（一个相当可怕的过程）。但是，回头看，我能够如实地说，如果这个分裂容易一些的话，我就不能如此了解我自己、团队动态、CSA 的困难和潜力，以了解范围更大的本地和地区化的社区。